

魚兒沒水

新苗文化
小說F39

魚兒沒水Ⅱ 完結篇

北美世界日報 連載刊登

是專注執著，還是天真愚蠢？是海枯石爛，還是天方夜譚？
曾經那般的一廂情願，曾經那般的以為非彼此不可，曾經那般的
以為前生注定……驀然回首，卻發現守在燈火闌珊處的人是……

作者◎梁嘉安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魚兒沒水 / 梁嘉安作 .

-- 一版 . -- 臺北市 : 新苗文化, 2004 [民93]

冊 ; 公分 . -- (小說 ; F35 , F39)

ISBN 957-451-165-0 (平裝)

-- ISBN 957-451-178-2 (平裝)

857.7

93009097

小說 F39

魚兒沒水II完結篇

作 者 / 梁嘉安

編 輯 / 采繫工作室 張碧珠

發行人 / 王聖毅

出版者 /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

電話 : (02)2332-0430 (代表號)

傳真 : (02)2332-9817

郵政劃撥 : 18324544

e - m a i l / shinmiao@ms59.hinet.net

排 版 / 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印 刷 / 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4年10月一版一刷

定 價 / 250 元

I S B N / 957-451-178-2

(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)

魚兒沒水

魚兒沒水Ⅱ 完結篇

作者◎梁嘉安





前言

前言

這是一個幾個在育幼院長大的小孩互助與互動的故事，也是一個無靠的單身母親在異國他鄉奮鬥立足的故事。

一個人的命運是否為其個性所主宰？「幸福快樂」是否一念之間的事情？撇開財富與名位不談，人生是否一場親情、友情與愛情的體驗？當心存執著與苦痛，當面對寂寞與矛盾，一個人怎樣走出陰影而獲得解脫？

本書著墨於四位主角：唐盼之，韓明明，方圓，李中達。唐盼之九歲喪母，進入育幼院。在年幼的女孩眼裡，那掌管育幼院的童主任是個慈藹可親的長輩。因為懷念母親，唐盼之對童主任起了股莫名的依戀之心。情竇初開的唐盼之，愛上了童主任的兒子李中達。一場大火，育幼院關門，童主任被開除。心碎神傷之餘，童主任把噩運怪在唐盼之頭上。



離開育幼院後，為了幫助家用和繳付弟弟的學費，唐盼之放棄續升高中。她白天打工，晚上念商職夜間部。童主任更覺唐盼之配不上她那念台大，並且準備出國留學的兒子。在感到李中達和自己越行越遠，在發現他在大學另有女朋友以後，心死念絕的唐盼之草草的嫁給朱錦益，隨夫來到美國。

窮唐盼之一生所追求的，不外乎愛情和家庭幸福。童主任讓唐盼之經歷第二次母親死去的痛苦，也讓她為自己沒有上大學而自卑。她內心極度不平衡，走不出童主任和李中達帶給她的陰影。

在自尊自信被徹底摧毀以後，唐盼之告訴她一輩子的摯友方圓和韓明明：她需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打這場仗，去求得解脫。在逐步爬出谷底，又和人生重新有了聯繫以後，在自以為報復了李中達，報復了人生，戰場上贏了她的假想敵人以後，唐盼之依然空虛，依然徬徨。終於，女兒的自殺讓唐盼之直見性命，讓她頓悟！明白了什麼是生與死的掙扎，明白了自己那埋了一世紀的真情。

一條滴水不得的魚也同樣的有五臟六腑，就如一個侏儒也跟我們一樣，要從小長到大。但願本書各個人的眼淚、歡笑、掙扎與醒悟，能在某處、某點或某刻牽動了你的心弦，哪怕只微微的牽動了一根，都好！

一 十字路口——0 0 7

二 可咒的憐憫眼光——0 2 0

三 癡——0 3 5

四 李伯大夢——0 4 7

五 讓他後悔一輩子——0 7 0

六 忙女人——0 8 2

七 美好——0 9 9

八 豈在朝朝暮暮——1 1 2

九 走出地獄？——1 2 4

十 沈默是金？——1 3 5

十一 怎樣才能證明？——1 4 5

十二 我有腦子——1 6 5

十三 你不哭，我就不哭——1 8 5

十四 這個他媽的女人——1 9 9

十五 我贏了！——2 2 1

十六 爆發——2 4 4

十七 驀然回首——2 5 7



一 十字路口

三月底，早上還涼颼颼的，中午時，陽光卻從雲層鑽出天空，一下明亮起來。曼哈頓的一家小吃店裡，唐盼之和韓明明窩在一個角落裡談笑。這是韓明明來紐約後兩人第一次會面。她咬了一口多汁的漢堡，拿起紙巾擦擦嘴唇，對自己目前狀況下結論：「好潦倒啊！」

多年不見，儘管出門前，盼之刻意打扮了一番，然而，面對雙唇殷紅、目光如星的育幼院時期老友，她還是覺得自己一下暗了下來。韓明明依然長髮披肩，黑翻領毛衣下面一條鵝黃迷你裙，穿上黑色絲襪的腿看來更為引人。盼之不禁說：「潦倒？在美國這麼多年，還沒見過像妳這麼好看的中國女人！」

韓明明把頭髮往後一撩。「以前看美國電影好羨慕什麼仙杜拉·蒂，奧黛麗·赫本……那麼神氣、那麼時髦！我千里迢迢跑到這裡，一頭栽在唐人街裡，



每天看的都是些穿著尼龍衣褲在買魚、買雜貨的女人！」她指頭朝盼之點去。「妳也是，幹什麼把自己搞得這麼憔悴？」

盼之胸口一緊，卻不想談自己的事情。「妳不至於潦倒到生活有問題吧？許太太對妳還好嗎？」

韓明明無精打采。「在台北的時候，她把自己的店形容得天花亂墜，來到這裡以後才發現，根本是唐人街一家又髒又亂的小車衣廠！」她端起可樂用力一吸。「美國這些漢堡跟可樂滿合我胃口的。嗯，不能多吃，一胖就完蛋……許太太會打如意算盤：幫我辦身分，一個星期給兩百塊錢，就認定我應該賣命幫她設計高級時裝，讓她翻幾倍價錢拿到百貨公司去賣！」

「利潤那麼高？」

她誇張的點點頭。「以後我名氣打出去，哼，更不得了呢！」

盼之愣愣的望著久別的老友……為什麼自己就沒有她這分自信？

「在台北時，以為一個星期兩百塊美金就算有錢了，還答應嘉嘉替他買這買那。到了這裡才知道，扣掉稅以後，連吃飯租房子都不夠！」

「要不要住到我家來？」

她搖頭。「妳住得那麼遠，我怎麼上班？我跟廠裡另外五個女人擠一間公寓



……簡直跟以前育幼院的青年班一樣！幾張上下鋪，連衣服櫃子都沒有，還每個人每月一百八！」

「這麼貴？」

韓明明瞄了她一眼，無奈得像個老紐約客。「小姐，這裡不是台灣苗栗耶！」她停了停。「這幾天我一直在想胡偉立……妳知道，他現在是大來的獨資老闆了。從一無所有的小學徒變成一個印刷公司的老闆……他是我奮鬥的好榜樣！」

「他那個合夥人不是很厲害嗎？他肯讓胡偉立獨資？」

「這叫『人算不如天算』！台北美軍顧問團要關閉的時候，寄通知給胡偉立，要他拿Pass去還。他去的那一天，剛好碰到人家在舉行降旗儀式。胡偉立站在那裡看他們把國旗一寸寸往下降，心裡很悲哀，也很氣：什麼了不起，走就走了！他發誓一定要把生意做得更好、更大。林先生以為台灣退出聯合國，美軍顧問團又關門走了，印刷生意一定會遭殃，就要結束大來。胡偉立貸款把林先生的股份高價買下來，咬緊牙關從頭幹起。哈！現在台北印刷界哪個不知道David胡？」

盼之笑了，憶起育幼院時那個皺著鼻頭要學英文罵王八蛋的小男孩。「他真是淳厚善良。」



「胡偉立幫了我好多忙，還保證我不在的時候，他會去看嘉嘉……」她擦擦濕潤的兩眼。「在育幼院的時候，我那麼瞧不起他。現在，他是我努力的榜樣！到紐約的第二天，我就每天埋頭工作。許太太開始算加班費以後，我更是一個星期工作七天，每天累得龜孫子一樣！而妳每次打電話都問什麼時候碰面。妳不知道，今天這樣跑出來幾個鐘頭，等於把一個星期的吃飯錢給推掉了？」她靜了片刻，又說：「我跟自己發誓：一年之內一定要存到五千塊錢！一定要搬出唐人街！」

盼之想到韓明明受前夫虐待的過去，想到自己不時犯氣喘的兒子，不禁憂慮的問：「嘉嘉幾歲了？」

「十三了，」她的眼睛紅了。「我走的時候答應他，一年之內一定接他出來。我知道，我不是公民，不能替他申請……管他哪，找個有錢的美國老頭子嫁，總可以吧？」

盼之笑了。「到哪裡找？」

「這啊，難不倒本姑娘的！」她話鋒一轉，毫不留情地說：「妳呀，真窩囊！有天分、有能力，來美國十年了，這樣一事無成！」

盼之垂下眼皮，靜了半晌之後才開口。「就像方圓講的，我樣樣事情都在十



字路口上徘徊，時間、精力全給糟蹋掉了。婚姻，不知道是離還是不離的好？愛情，不知道是愛還是不愛的好？事業，不知道是學會計、電腦，還是學美術、繪畫的好？」

「怎麼這麼拿不定主意？妳以前不是這樣的嘛！」

「方圓寫信問過我：要是一個宗教失去了信仰剩下的只是儀式，那麼，一個婚姻沒有了愛情剩下什麼？」盼之看起來很喪氣。「好久了……我不但心已死，自信心也毀了。」

「這麼經不起罵？人家隨便幾句話就把妳搞成這樣？」韓明明的心裡擠不出一絲同情。「那個老渾蛋童主任罵了我一輩子多少難聽的話！我要像妳這樣，不早上吊了？」

盼之神色淒然的望著老友，心想：妳我情況不同。即使在這一刻，她依然覺得自己本來很可能成為童主任的媳婦的。她搖搖腦袋，回到原話題「我後來才知道，婚姻這種事，起步錯了就全盤皆輸，再妥協、再委曲求全都沒有用。我發誓要給兒女一個幸福的家……方圓又問我：幸福是什麼？妳經驗過嗎？如果妳自己連幸福為何物都搞不清楚，又怎麼去為小孩謀求？」

韓明明皺起眉頭。「想那麼多！我一個頭給你們搞得兩個大！我只知道自己



多存一點錢就會開心，多設計幾件漂亮衣服就會得意。其他的，管他哪！」靜默片刻，她想到她的前夫的所作所為，不禁又難過起來。「王八蛋黃齊昌跟嘉嘉講我死了……我每天去幼稚園等，給兒子看他小時候的照片，他才再叫我『媽』。我兒子很文靜、很懂事，叫他不要把跟我見面的事告訴爸爸跟奶奶，他點點頭，什麼都不問。」

「沒有媽媽的小孩，都懂事得早，」盼之想到自己母親的早逝。

韓明明也想起自己再嫁的母親，想起自己從黃家踉蹌出走的那個冬夜。寒風裡，她身穿一條睡褲和一件薄毛衣，獨自站在寂靜的街頭。捂著被打得青腫的面孔，心裡孤寂絕望得只想死去。她忍著哆嗦，蹲在電話亭裡哭求母親讓她回去。電話那端的母親卻嚇得迭聲說道：「不行不行不行……」

她搖搖頭，把記憶甩掉，把空了的可樂杯子往旁一推。「妳知道嗎？每次想到黃齊昌後來娶了個母夜叉來虐待我兒子，我就渾身血液倒流，恨不得去捅他一刀！」

「如果從頭來過，」盼之喪氣地說。「我大概會跟小玫和方圓一樣，一輩子不結婚。」

「天下的男人沒有一個不自私！」韓明明激動的說。「跟江大為愛得死去活



來的時候，我以為老天總算讓我找到了幸福。在余國光和黃齊昌兩個王八蛋之後，妳不知道我對男人有多厭惡！可是認識江大為以後，我記得自己身體第一次有反應的那個晚上……我們喝了酒，坐在沙發上聊天。我聽他講話，看他肉肉的嘴唇跟雪白的牙齒，忽然有股想撲過去吻他的衝動。我自己都嚇了一跳……原來電影裡的那些女人是這樣開始的！」

兩個女人隔桌愣望，半天無言語。

韓明明把手上的吸管折斷。「跟了他五年，始終沒得到一個承諾。他一方面講沒有我不能活，一方面又怕他太太知道，怕他的三個寶貝女兒受到傷害。我後來豁出去了，大家一起毀掉算了！」韓明明聲調沙啞。「我懷過他的孩子……狗屁愛情！到了那個地步，他都不肯跟太太離婚！」

盼之驚呆了。「孩子呢？」

「打掉了啊，還能怎樣？」她長髮一甩，把獨自躺在手術台上等宰割的一幕甩掉。「他雖然有寶貝三個女兒，可是一直很想要一個兒子。我去拿胎的時候他不知道，事後我刻意跟他講是個男孩，要他痛苦一輩子！」

「真的是個男孩？」

「誰知道？有什麼兩樣？反正不能姓江就不生！」她把濕潤的眼光掉開。



「我自己身分證上一個『父不詳』還不夠嗎？」見盼之驚愕無語，她抹淨面頰上的淚水。「我知道自己不能再那樣下去了……剛好許太太要我到紐約來幫忙，我什麼都沒考慮就答應了。」

盼之心疼的向她伸出手。「有妳在這裡，真好！」

「再不離開台北我會瘋掉！我現在每天讓自己忙得像龜孫子一樣累，晚上看到床鋪，趴下去就睡，什麼都不想，也不要再那麼窩囊地坐在家裡等一個有太太的男人！」她眨眨眼。「當心哦，李中達如果不離婚，妳跟他這樣下去，遲早會變成一個怨婦！」

她本來要說「我已經是一個怨婦了」，話在肚裡一溜，變成：「我想，我不會一輩子愛他的。」

「那就好！」接著話題一轉：「嘿，小玫說要存錢到美國來看妳……我們這一夥的兩個大將妳跟方圓走了以後，就有點潰不成軍了。」

「你們才一個個都成了大將哪……好佩服小玫可以把事情看得那麼透徹，寫得那麼深刻，」她自嘲的笑笑。「妳罵得對，就我一個人一事無成！」

「我倒寧願自己罵錯了妳！」

「夏天時我要去社區學院註冊，可是拿不定主意學什麼。李中達建議在會計



和電腦之間選一樣。理智上我覺得他對，後來寫信告訴方圓，他居然花錢打長途電話來把我罵了一頓！」

「妳呀，只有方圓罵，妳才聽得進！」指頭朝她一點。「真不知道妳那時候怎麼會捨得放棄文學跟藝術，跑去念會計？這就好像要我放棄服裝設計，跑去學修車一樣，什麼跟什麼嘛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妳要賺錢付妳弟弟元之學費。可是我跟妳講，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，再拚命也出不了頭！妳剛剛講沒有自信……我跟妳講，除非做出自己認為得意的事，不然妳一輩子不會有信心！」

盼之邊聽邊想自己現在的日子……除了拿十字繡回家著色以外，她週末也開始在一家中國餐館櫃檯台幫忙。生活逼迫，自然就又回到以前的心態：賺一毛是一毛。但是，每天一成不變的為天空、樹木和女人臉著色，為成疊的青椒牛肉、揚州炒飯的帳單加加減減……從何得意起？

韓明明笑嘻嘻的話題一轉：「嘿，講講妳跟李中達重逢以後的香艷刺激事情來聽聽，」她兩眼發亮的盯著她。「怎麼樣？怎麼樣？終於上床了吧？」

第一回和李中達過夜的那次旅行，在她心底將永遠是一首詩、一幅畫。旅館坐落在紐約上州的一個山澗裡，房內擺設精緻，落地長窗居高臨下，一望無際，眼底盡是青翠碧綠的樹林和山脈……